

悟生命之谜

一个孩子，就像一颗渐渐长大的珍珠，润泽明媚。人们不是以一位老人的逝世当作新的开端，不是偶然的。当我们面对一个婴儿的降临，总是会以最美好的心态祝福他比以往的任何一代，都更幸运和强大。

生命只是幸福感得以附丽的温床，生命本身是一个中性的存在。它是既可以涂写痛苦也可以泼洒快乐的一幅白绢。

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寻找安全，是集体无意识的顽强表现。

生命存活的三大基本要素是什么？

城里孩子说，这还不简单吗，就是脂肪、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呗！

乡下孩子说……俺只知道人要活着，最要紧的是要有水、火柴和粮食！

人的生命是一根链条，永远有比你年轻的孩子和你年近的老人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位置，它是一宗谁也掠夺不去的财富。不要计较何时年轻，何时年老。只要我们生存一天，青春的财富，就闪闪发光。能够遮蔽它的光芒的暗夜只有一种，那就是你自以为已经衰老。

坎坷和顺利，似乎是反义词，其实都是生命的相对状态……我们可以在顺利的时候愁容惨淡，也可以在苦难的时候欢颜一笑，关键在于我们把握命运的定力。

生命正是因为种种的不知道和种种的可能性，才变得绚烂多姿和魅力无穷。

生命是美丽的，它无所谓高贵也无所谓谦卑。人类和所有的物种都是自然之子，我们有一座共同的花园。人类自身昌硕的同时也应该也能够容纳万物欣荣生长。

生命对于每个人，都是上苍仅此一次的馈赠。女人要格外珍惜生存的机遇，因为她们的一生更多艰难。

我渴望衰老，因为生命的苦难。

我知道我生存一天，就要不懈地努力一天。取消所有责任的正当途径只有一条，这就是死亡。

衰老靠近死亡，所以我无所畏惧。

生命最宝贵之处，并不在它的长度，而在它的广度和深度。如果我们能很精彩地过好每一分钟，那么这些分钟的总和，也必定精彩。

生命线不是掌握在别人手里，它只有一个主人，就是你自己。无论你的生命线是长是短，每一笔都由你来涂画。

痛苦的人生，没有权利悲哀。苍茫的人生，没有权利渺小。

生命是朴素的，它让女人领略了风光之后，回归到原始的平静。在这种对生命本质的探讨中，女人更深刻地认识自身的价值。

在生命所有的季节播种，喜悦存在于劳动的过程中。

(毕淑敏)

合欢树

十岁那年，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。母亲那时候还年轻，急着跟我说她自己，说她小时候的作文做得还好，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。“老师找到家来问，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。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。”我挺扫兴，故意笑：“可能？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十岁呢。”她就解释。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话，对着墙打乒乓球，把她气得够呛。不过我承认她聪明，承认她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女的。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地白花的裙子。

二十岁，我的两条腿残废了。除去给人家画彩蛋，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，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，最后想学写作。母亲那时已不年轻，为了我的腿，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。医院已经明确表示，我的病目前没办法治。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，到处找大夫，打听偏方，花很多钱。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，让我喝，或者是洗、敷、熏、灸。“别浪费时间啦！根本没用！”我说。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，仿佛那东西能把残废救出困境。“再试一回，不试你怎么知道会不会？”她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。然而对我的腿，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。最后一回，

我的膀上被熏成烫伤。医院的大夫说，这实在太悬了，对于瘫痪病人，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。我倒没太害怕，心想死了倒痛快。母亲惊惶了几个月，昼夜守着我，一换药就说：“怎么会烫了呢？我还直留神呀？”幸亏好起来，不然她非疯了不可。

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。她跟我说：“那就好好写吧。”我听出来，她对治好我的腿终于绝望。“我年轻的时候最喜欢文学，”她说。“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，我也想过搞写作，”她说。“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写带过我借书，顶着雨或冒着雪推我去看电影，像过去给我找大夫，打听偏方那样，抱了希望。”我说。

三十岁时，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，母亲却已不在人世。过了几年，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，母亲已离开我整整七年。

获奖之后，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。大家都好心好意，认为我不容易。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，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。我摇着车躲出去。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，想：上天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？迷迷糊糊的，我听见回答：“她心里太苦了。上帝看她受不住了，就召她回去。”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，睁开眼睛，看见风正在

树林里吹过。

我摇着车离开那儿，在街上瞎逛，不想回家。

母亲去世后，我们搬了家。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子去。小院子在一个大院儿的尽里头，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儿坐坐，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子，推说手推车进去不方便。院子里的老太太们都把我当儿孙看，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，但都不说，光扯些闲话，怪我不常去。我坐在院子当中，喝着东家的茶，吃着西家的瓜。有一年，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：“到小院子去看看，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又开花了！”我心里一阵抖，还是推说手推车进去太不易，光是不再说，忙扯些别的，说起我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，女的刚生了个儿子，孩子不哭不闹，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。

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。那年，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，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“含羞草”，以为是含羞草，种在花盘里长，竟是一棵合欢树。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，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。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，母亲叹息了一回，还不舍得扔掉，依然让它长在瓦盆里。第三年，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，而且

茂盛了。母亲高兴了很多天，以为那是个好兆头，常去侍弄它，不敢再大意。又过了一年，她把合欢树移出盆，栽在窗前的地上，有时念叨，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能开花。再过一年，我们搬家了，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。

与其在街上瞎逛，我想，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。我也想再去看母亲住过的那间房。我老记着，那儿还有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，不哭不闹，瞪着眼睛看树影儿。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？小院子里只有那棵树。

院子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欢迎我，东屋倒茶，西屋点烟，送到我眼前。大伙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，也许知道，但不觉得那很重要；还是都问我的腿，问我是否有正式工作。这回，想摇车进小院子真是不能了。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，过道窄到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。我问起那棵合欢树。大伙说，年年都开花，长到房高了。这么说，我再看不见它了。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，倒也不是不行。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。

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，不急着回家。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呆一会。悲伤也成享受。

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，会想起童年的事，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，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。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。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，是怎么种的。

(史铁生)



小村之恋

魏刚 摄

人生如品茶

几年前，当我写《三毛传》时，相当喜欢三毛的一句话——“阿拉伯人饮茶必饮三道。第一道苦若生命，第二道甜似爱情，第三道淡如微风。”

我当时觉得这种感悟与禅宗的“见山”、“见水”有相通之处，颇耐回味。我又好茶，就一直记得这个比喻。

在东京，每天打工之后，也总要泡上一杯醇醇的茶，看着袅袅上升的水气，氤氲茶香绕鼻，紧缩的心也会慢慢舒展开来……

后来认识了武井妈妈，喝茶便由一个人变成二人，她常常带着精美的小点心来，我们便一起吃“午茶”。每天，都聊得很多。

一天，她泡了一壶极浓的煎茶，我先吃了一口又香又甜的栗羊羹，啜了一口深绿的茶，哇！好苦。她见我愁眉苦脸的样子，笑道：“再吃一口栗羊羹。”我忙吃

一口，哇，甜得钻到心里去。抬头看武井妈妈，只见她一口口地啜着那苦茶，毫无反应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慢慢地苦：“尝过甜的，再吃苦的就特别苦，吃过苦的再吃甜的也特别甜。”

“您是不是说，工作时拼命干，然后休息、享受时特别快乐，然后又又要忍受工作的苦呢？”我忽然有所悟。她淡淡一笑，却不置可否。

后来，渐渐了解她的身世，我不禁惊讶她能把那么多苦难深藏不露。她小时候是一个富家小姐，初恋因父母反对而不能如愿，后来家园、产业毁于战火，父母先后卧病、去世。她经历了一次不幸的婚姻，惟一的女儿又夭折了，从此孤身一人至今。

曾经是千娇百宠的千金小姐，为一件衣服就要去京都两次，一次订货，一次试穿，价值成百上千

万，谁能想象她在那飞机俯冲、轰炸的时候，九死一生跑回家，却发现整条街夷为平地时的心情呢？昔日的荣华只衬出此后的凄凉！而她，在一次次重创后坚强地活了下来，如今自食其力，安命随缘，谁能估量出其中的毅力与信念？

我想起她那深沉的声调。甜的，苦的，苦的，甜的，她都那么从容不迫地品尝，对她而言，人生不就像品茶一样吗？从不奢望远离痛苦、灾难，安之若素，就能迎来别人无法感受到的幸福、甜美。这是不是她真正要告诉我的？

依旧每天午后饮茶，但是只有我一个人（我搬家了，不再天天与武井妈妈见面了）。我也渐渐喝惯了很浓的日本茶，而且习惯于遇上什么难处都不掉一滴泪。

甜的，苦的。人生如品茶。
(潘向黎)

爱和恨

小说课上，正讲着小说，我停下来发问：“爱的反面是什么！”

“恨！”

大约因为对答案很有把握，他们回答得很快而且大声，神情明亮愉悦。此刻如果教室外面走过一个不懂中国话的老外，随他猜一百次也猜不出他们唱歌般快乐的声音竟在说一个“恨”字。

我环顾教室，心里浩叹，只因为年轻啊，只因为太年轻啊。我放下书，说：“这样说吧，譬如说你正在谈恋爱，然后呢？就分手了，过了五十年，你七十岁了，有一天，黄昏散步，冤家路窄，你们又碰到一起了。这时候，对方定定地看着你，说：‘xxx，我恨你！’”

如果情节是这样的，那么，你应该庆幸，居然被别人痛恨了半个世纪，恨也是一种很容易疲倦的情感，要有人恨你五十年也不简单，怕就怕在当时你走过去说：“xxx，还认得我吗？”

对方愣愣地望着你说：“啊，有点面熟，你贵姓？”

全班学生都笑起来，大概想象中那场面太滑稽太尴尬吧？

“所以说，爱的反面不是恨，是漠然。”

笑罢的学生能听得进结论吗？——只因为太年轻啊，爱和恨是那么容易说得清楚的一个字吗？

(佚名)

